



小松左京 著
こまつさきょう

高晓钢 / 张平 / 陈晓琴 译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出版社

日本沉没
にっ ぽん ちん ぼつ

日本
沉没

にっ

ぽん

ちん

ぼつ



天津出版传媒集团
天津人民广播电台

小松左京 著
高晓钢 | 张平 | 陈晓琴 译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日本沉没 / (日) 小松左京著; 高晓钢, 张平, 陈晓琴译. -- 天津: 天津人民出版社, 2016.7
ISBN 978-7-201-10542-0

I. ①日… II. ①小… ②高… ③张… ④陈… III.
①科学幻想小说-日本-现代 IV. ①I313.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6)第139725号

版权合同登记号: 图字: 02-2016-102

日本沉没

RIBEN CHENMO

出 版 天津人民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 沛
地 址 天津市和平区西康路35号康岳大厦
邮政编码 300051
邮购电话 022-23332469
网 址 <http://www.tjrmcbs.com.cn>
电子信箱 tjrmcbs@126.com

产品经理 张哲玮
责任编辑 张 璐
特约编辑 王小凤 苏 越
装帧设计 谈 天

制版印刷 北京鹏润伟业印刷有限公司
经 销 新华书店
开 本 880 × 1230毫米 1/32
印 张 16.75
字 数 426千字
版次印次 2016年7月第1版 2016年7月第1次印刷
定 价 55.00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图书如出现印装质量问题, 请致电联系调换(021-64386496)

カテゴリー 目録

龙之死	487
日本沉没	437
即将沉没的国度	271
日本列岛	213
政府	133
东京	065
日本海沟	001

日本海沟

にっぽんかいこう

日本書紀



东京地铁八重洲站内依然是人山人海。到处都安有空调，虽然冷气全面开放，但热气丝毫不减。赶着去爬山、去玩海的年轻人和那些趁着盂兰盆节假期前回家团聚的人流汇集在一起，使站内到处都弥漫着热腾腾的汗酸味。

小野寺俊夫用手背抹了一把即将流淌到下巴的汗水，咧着嘴四下张望着。

梅雨季节那几天连续气温偏低，使人感觉似乎又回到了3月。气象厅发布天气预报说今年将会是冷夏，但就在梅雨季节结束前后，老天爷脸色一变，突然间竟暴热起来，特别是这些日子，气温连续超过三十五摄氏度，以至东京、大阪等一些地方有人因难耐酷热发病，甚至中暑而亡。不仅如此，困扰人们的夏季缺水问题也一直没能得到妥善解决。

距火车进站还有七八分钟。

咖啡厅里就像火锅店一般，热气沸腾，拥挤不堪，小野寺根本无意光顾。他在人群中挤来挤去，擦身而过的人个个都像是烤得通红的火炉，汗气冲天。——有身着短袖衬衣的公司职员；也有身材矮胖的中年妇女，裹着平时舍不得穿的连衣裙，穿着露出脚后跟的鞋子，提着又大又重的行李，走起路来跌跌撞撞；还有脸腮像煮熟的章鱼一样涨得通红的花季少女，宽条纹衬衣紧裹着硕大胸部，牛仔短裤包着热烘烘的臀部，戴着飘着彩色飘带的草帽，圆圆的鼻头还冒着汗珠——与她擦身而过时，头发的汗酸味和腋下的气味混杂着扑鼻而来。

小野寺一边拨开人群，一边暗自思忖，自己大概也同这帮人一样，浑身热得黏糊糊的，散发着汗腻味儿，说不定里边还夹杂着昨晚喝了一

宿的杜松子酒特有的那种怪怪的甜腻味儿……想到这些，他有点烦躁起来，猛地一抬头，发现自己竟不知不觉地来到了墙边的饮水机旁——就像是口渴的潜意识把自己带到这儿来的一样。小野寺嘴对着饮水喷头，踩下踏板，一股清凉的冷水冒了出来。

然而，小野寺并没有喝下去。他弯下身子张着嘴正要喝，眼睛却突然盯住饮水机后面的墙壁惊呆了。

墙壁上有一条裂缝，是顺着墙体垂直龟裂下去的，裂缝不宽，不太引人注目，仔细看，才会发现这条裂缝竟弯弯曲曲地一直延伸到了天花板。由于饮水机挡住了视线，下面的情况不得而知，但裂缝左右两边墙上的裂纹却迥然不同。

裂缝宽度超过一厘米，大约一点五厘米。

“喝完了吗？”一个带着责备口吻的声音从身后传来——站在后面的男人身材魁梧，头戴一顶礼帽，宽帽檐，缀有花边，很有些美国西部牛仔的味道。

小野寺胡乱喝了两口后连忙闪到一边。

“对不起，您请。”

但是，他正要给身后这个男子让位，对方却有意无意地挡住了他的去路。

小野寺吃惊地抬头看了看对方高出自己一头的脸。

“嘿。”

那男人大叫一声，一只拳击手套一样宽厚的巨掌稳稳搭在了小野寺的肩上——翘起的帽檐阴影下，现出一张晒得黝黑的脸，嬉皮笑脸地露出两排白晃晃的大牙。

“好家伙！”小野寺吓了一跳，待他回过神来，又笑道，“原来是你老兄……”

“昨天晚上的酒劲还没过去吧？”那男人——乡六郎鼻子里哼哼了两声，“难怪，喝起来嘎巴嘎巴地像条大鲤鱼。”

“不是那么回事。”小野寺反驳道，“不过，昨天的酒确实还真没醒。”

乡六郎没理他，自顾自弯下腰，低头对准了饮水机。只听见饮水机上的水桶咕咕作响，就好像是这桶水要被一口喝干。

“这是去哪儿啊？”乡六郎用布满青筋的大手左右抹了抹挂在嘴角的水珠，转身问道。

“去烧津¹。”小野寺答道。

“还是那老本行？”乡六郎弯起手指，做了个俯冲的手势。

“嗯。你呢？”

“去滨松。你也是下趟车吧？”

“咱们好像是一趟车哟。”说着，小野寺给乡六郎看了看自己的车票。

“车快进站了。”乡六郎看了眼手表，“哎，刚才你说不是那回事，是哪回事啊？……”

“嗯？”小野寺被问得一时没回过神来。

“我说你酒没醒吧，跟个饮驴似的，你还说不是那回事，对吧？”

“噢，你是说刚才呀！”小野寺笑了，“我刚喝了一小口，就让你给吓回去了。”

“那你在干吗？”乡六郎问道，“你撅着屁股好一会儿了，我当时真想往上面踹它一脚！”

“啊，”小野寺指着墙壁说，“我正在看这个呢！喏，这方面你好像是内行。”

“啊，”乡六郎伸出他那筋骨突出的粗壮手指比了一下墙缝，“就这点，没什么大不了的。”

“当真？”小野寺追问了一句，“我是门外汉，这是不是地震造成

1. 静冈县中部城市。

的？”

“不，”乡六郎耸了耸肩膀，“我只是说这点小毛病，问题不大！……快走，车进站了。”

来到开着冷气的餐车，小野寺顿感神清气爽了许多，他要了杯啤酒，呷了一口，问道：“去滨松干吗？出差？”

“还是上次的那个项目。”说话间，乡六郎已经两瓶啤酒下肚，然后，煞有介事地皱起了他那张晒得像鞣皮一样的大脸。

“流线型超级特快？”

“没错，三天两头出事，基础工程进度不顺。”

“出什么问题了？”

列车启动了，窗外的景物跟着一起移动。不知何故，小野寺的注意力一下子就被窗外的景物吸引住了。

火车开动的瞬间，几乎是同时，小野寺突然觉得站台上的尘土与嘈杂，以及人们那一张张热得快要透不过气来的面孔竟然变得无比亲切起来。

“到底出了什么问题？”小野寺扭过头问。不知为什么，乡六郎手里握着刚刚一饮而尽的啤酒杯，两眼只顾直勾勾地盯着酒杯中正在缓缓消失的泡沫。

“错综复杂啊，一言难尽！”乡六郎的视线仍然没离开酒杯，“眼下还不能说得太多，一旦让媒体嗅出点什么，那麻烦可就大了！总之，错综复杂啊。”

小野寺不再追问，又往自己的杯子里斟满了酒。

“做梦都想不到，当初的勘测会出现这么多漏洞。”乡六郎像是自言自语，“那个工段肯定得重新测量，其他地方也好不到哪儿去，漏洞严重的地段在施工过程中就会出毛病。”

“你的意思是……”

“当然，天塌不下来。不过，依我看，最近好像整个日本都在颤抖——简直就是草绳提豆腐，胆战心惊。”

“是啊。”小野寺颇有同感地附和道，“我记得你不是在搞一个叫什么共振的精密测量设备吗？”

“再来一瓶，还是回车厢？”餐车已经显得有些拥挤了。乡六郎瞥了一眼四周，答非所问地将话题岔开，“嘿，烧津那儿沉了条船吧？这大热天，只有你这份差事让人羡慕呀！”

“还不是一样，有什么好羡慕的。”小野寺苦笑道，“这次是搭保安厅的船到南边去，中途顺便给那艘‘海神号’深水潜艇做一次调试。”

“那最终目的地呢？”乡六郎一边起身，一边问，“还往南？”

“鸟岛东南，小笠原往北一点，”小野寺回答说，“那儿有个岛沉下去了。”

走到车厢门口，乡六郎又转身，“火山喷发弄的？”

“不是喷发，”小野寺推了一把乡六郎，乡六郎的背宽厚得犹如一堵砖墙，“是无缘无故就突然消失了。”

小野寺在静冈和乡六郎道别，转乘上了旧东海线的列车。

这趟旧列车从静冈到烧津路段由电气机车牵引而行。好久没坐这种脏兮兮的列车了，小野寺刚一落座就被对面那晒得黝黑的大爷以及他身旁同样一脸黝黑的中年妇女搭上话了。那中年妇女一会儿递上个煮鸡蛋，一会儿又掏出一个像药包一样的丝绵口袋，说那里面装的是她亲手采摘的清香扑鼻的绿茶，每次旅途都带一包，又说静冈是产茶的地方，车站便利店卖的茶哪里能喝呢，说着便从水瓶里倒出一杯给小野寺喝，一旁陪着大爷的，身体结实健康的大眼睛女高中生还给他叙述最近登吕遗址附近新发现的古代居住遗址，并问他到烧津去做什么，诸如此类问题让小野寺应接不暇。一会儿到了该下车的时候，大家依依不舍地道了别。

海风带着浓烈的海腥味从海上刮来，伫立在车站的小野寺回头一望，刚才车厢里的女孩儿在向他招手，小野寺也挥挥手，心里豁然生出一阵感动，为这“古老”的铁道之旅留下的浓浓情意。

接着，他又朝刚刚在静冈分手现在应该已到滨松的乡六郎的方向自言自语地呼唤着——我知道你们正没日没夜地建设着东京至大阪一小时十分钟车程的新“新干线”，可也别忘了这种古老的艺术沙龙般的列车的存在价值啊。

赶到烧津港时，捕捞松鱼的渔船都已经出海了。“海神号”潜艇盖着帆布，静静地躺在保安厅“北斗号”巡逻舰的后甲板上。

“喂……”M大学的地质学副教授幸长看见小野寺，向他招了招手，“真对不起，休假期间把你请来。”

“这就开船了吗？”小野寺看了一下手表，略显困惑。“北斗号”

上绞车的转筒声和锚链的“轧轧”声混在一起，完全是一副准备拔锚起航的架势。

“出发时间提前了。”幸长副教授望着码头说，“‘海神号’的行程不能让报社打探到，不然可就有大麻烦了。”

“他们不是都跑到气象观测船那边去了吗？”小野寺“噗嗤”一声笑了起来，“听说A报对这件事的兴趣挺大，专门从航空公司租了条飞艇。”

“小题大做。”幸长副教授耸了耸肩。他的专业是海洋地质学，虽然经常跑船，但皮肤却一点也没晒黑，身体也是绝对的棒。“真看不出第一时间赶到现场又有多大作用？还不是一样的一头雾水！”

“反正夏天也是新闻淡季，”小野寺没有附和，“持续暴热，到处缺水，山中、海边又是挤得一塌糊涂，弄得人连看报纸的兴趣都没了。”

“不过，”强光下，幸长副教授的眼睛有些睁不开，“要是他们探出第二新干线工程受阻的蛛丝马迹，恐怕就真要兴奋一阵子了。”

“啊，”小野寺略显吃惊地瞥了一眼幸长那张白白净净的面孔，“这件事您已经知道了？”

“根据可靠情报，”幸长压低了嗓音，“他们正委托我的一个在地质研究室工作的朋友进行秘密调查。唉，但愿这次只在地基设计或施工方法之类的纯技术范围内打住，不然的话，问题可就要……”

“没错，”小野寺赞同道，“真要和天城山火山喷发搅在一起，一时半会儿是摆不平的。”

就在这时，幸长副教授突然扬起手臂。顺着示意的方向望过去，一个肥胖短粗的中年汉子正沿着码头的混凝土路一路跑来，气喘吁吁，满头大汗。那人不是将拎着的行李撞到晾晒鱼网的柱子上，就是一脚踩到散落在路边的烂鱼上，几次险些滑倒，模样甚是狼狈。

“您可真稳得起啊，”幸长笑道，“船都要开了！”

“把我丢下？”胖子愠怒道，“没门，就是游我都要追上来。”

说话间，胖子已跃上跳板，幸长伸手接过行李，随口说道：“来得

正好，小野寺君，这位是田所先生。”

“啊，是海底火山的……”小野寺微微点头致意，“我是小野寺，海底开发株式会社的。”

“话得说清楚，郑重声明，本人的专业是地球物理，”田所博士纠正道，“但喜欢涉足其他领域，凡事都想插手，所以，旁门左道上……名声显赫……”

田所博士说着，把行李往甲板上一丢，直奔帆布方向而去。他掀开帆布朝下看了一眼，用手“砰砰”地敲打了几下浮舟的钢板，对小野寺说：

“就这玩意儿，我找你们的山城专务不下N次，希望能亲身体验一下，可他就是死活不答应。”

“好在座位还多嘛……”小野寺陪着笑脸应道，“‘海神Ⅱ号’就要完工了，到时候轮换起来能快不少。”

“和‘阿基米德号’的设计相同，所以下潜一万里是没问题的，是不是？”田所博士点了点刚刮过胡子还泛着青光的下巴，双眼直逼小野寺，“用这样的潜艇来调查海流和鱼礁²，实在是可惜之至，完全是杀鸡用牛刀啊。”

“这船很有些讲究，它的潜水深度和潜水时间密切相关，”小野寺抚摸着船体解释道，“如果在五百米以内的话，能轻轻松松下潜一整天；但如果超过两千米，时间就大大缩短，而且船的压载部分总会奇奇怪怪地出些毛病，专家的意见是检查完成之前不能下深海。‘海神Ⅱ号’就不存在类似的问题……”

“你潜过几次深海海底？”

“九千米以内四次，超过一万米的两次——没觉得有多大危险。”

“毕查几海沟³也能潜下去？”教授若有所思地笑着问道。

2. 鱼类群集的暗礁。

3. 该海沟地处马里亚那海沟南面，1957年由苏联“毕查几号”观测船首次发现，海沟深度为一万一千零三十四米。

“‘海神Ⅱ号’的话问题不大，”小野寺答道，“那条船上应该装有海底采泥机……”

“幸长君，”田所博士好像突然想到了什么，转身离开“海神号”对着幸长副教授说，“问你个事。”

说罢，田所丢下小野寺，手搭在幸长副教授的肩上，两人一同进了船舱。士官再次确认乘船人员之后，解开了缆绳。“北斗号”汽笛长鸣，翻起白色的浪花，徐徐驶离码头。这艘重约九百五十吨的巡逻舰，周身涂得青灰锃亮，给人一种十分轻快的感觉。岸上只有寥寥数人相送，出发得干脆利落。

甲板上孤零零的小野寺从皮包里抽出公司给“海神号”的传真，将有关注意事项又重新读了一遍。一切都还正常，他决定待傍晚天气凉爽下来或船驶入洋面后，再开始调试“海神号”。

这时，一个个子不高的人从前甲板那边踱了过来，他嘴上叼了只烟斗，烟斗里的火已经灭了。

“咦？”小野寺惊叫了起来，“你怎么也来啦！”

“因为感兴趣嘛。不过，这次我可只负责传达指令。”矮个子神经质地咧了咧嘴。此人叫结城，上次就是他驾驶“海神号”出的海，“反正待在陆地上也难受，还不如来这儿给你打打下手。”

“估计到八丈岛之前，能有个大概的结果。”小野寺看了一眼“海神号”说，“要不你从八丈岛坐飞机回去，怎么样，累了吧？”

“但愿吧。”结城在船舷上磕了磕烟斗，又“呸”地吐了口痰，“这条船快，八丈岛说到就到，我们至少要拆开第二螺旋桨，因为转向不大灵了。”

“不是说只是观测舱的肚皮被擦了一下吗？不严重吧？”小野寺一边盯着潜艇的下面，一边问道。观测舱是用超高强钢板制成，呈圆状旋转体，装在潜艇下方，耐压且笨重。

“只是侧面擦蹭了一下，没大碍，下侧面的舷窗也有些擦痕。不过，这次我把备件都带来了。”

“海神号”是受静冈渔业联合会的委托，到骏河湾水域的石花海海底进行海底调查的，正因为如此，才得以搭乘大型拖网渔船，直接到了烧津港。

正当这时，传来消息说清水港南边的一个岛已沉入海底，为此，以气象厅为主组成的一支调查队已乘观测船赶赴现场。据结城介绍，要求“海神号”加入调查队是一个海洋学者提的建议，此人在科技厅颇有些声望，此次也在调查队里。

“后来有没有新的情况？”小野寺迎着海风，望着结城问，“政府部门这段时间对富士山火山带似乎过于敏感，其实，不过就是沉下去一个无人小岛而已嘛……”

“应该说不是完全意义上的无人岛。”结城略显疲惫，双眉紧锁，“岛上听说有卡拿卡人⁴，他们常在那儿躲避台风。”

“这么说，那些人与其说是目击者还不如说是亲身经历的啰？”小野寺有些惊呀，反问道，“他们是在岛上被救起来的吗？”

“嗯，当天晚上，有条日本渔船停靠后……”结城一屁股坐在缆绳上，继续说道，“据说正在将这些获救的人送往观测船……”

“看你的脸色不大好，”小野寺一手搭在结城的肩上，建议道，“回船舱歇会儿吧，反正天黑后才开始修。”

“还是早点动手好，”结城说，“你恐怕还不知道，这条船的平均航速是每小时二十五海里——整个一个驱逐舰。”

“但下潜时间是定在明天！”小野寺抓住结城的手腕，一把将他拉了起来——结城的身子轻飘飘的，“去睡会儿吧。”

“他妈的！可能是氦气中毒了，都是水下呼吸器惹的祸。”结城做出一脸痛苦状，蹒跚地走了几步，“好，听你的，不过，船上的联络工作我可包了哟！”

4. 夏威夷群岛波利尼西亚系原住民。

“北斗号”继续快速南下。听从结城的建议，小野寺他们开始着手检修“海神号”。

虽然烈日当空，但检修工作还算顺利。他们先更换了一些零部件，对主机进行了调试，又换了圆锥形观测舱的舷窗玻璃；为预防万一，还对深潜时容易出故障的用于排压的压舱调整开关进行了检查。最后，小野寺跟结城商量，又将压舱罐里的钢球量减少一些，以便将船底辅助压舱的两根导向链连在一起。这样，调节油料时，即使潜艇潜入海底前压舱盖自动开启，钢球放出，潜艇也仍能保持一定的下潜能力。

压舱钢球的数量及油料均由结城确定。对这种复杂的运算，结城只用了一把小小的计算尺，转眼工夫数据就出来了。

午后时分，船已驶入八丈岛海域，但由于接到电报，说原计划在此会合的公司作业母船“巽丸号”已先前去了现场，故此，“北斗号”也取消了停泊八丈岛的计划，改为继续南行。

“看来是一次强行军了，这能行吗？”长着一张娃娃脸的船长过来征求小野寺他们的意见，“地面热气产生的低气压好像已经顺利东移，要起大浪了，这对检修工作有妨碍吗？”

“问题不大，”小野寺回答，“只剩两三次潜水试验了。”

“恐怕没那么简单。”结城一边反驳，一边手搭凉棚，朝五公里之外黑乎乎隐约可见的八丈岛方向望去。

“嘿，那是什么？”

“是信号！”通信官探出头来，“意思是，A报社的直升机正从八丈岛方向赶过来，有个人要搭咱们这条船。”